

第五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諸子集成

莊子集釋

列子注

第五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諸子集成

莊子集釋
列子注

郭慶藩輯

莊子集釋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鄰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未由神彷徨乎焉閑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槔而僕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槔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柰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教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爲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寧爲真經無據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奢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艱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之子將軍天下爲名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峨峯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河南郭象子玄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旨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愛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吉予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革爲編簡謂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迨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迨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竑闕略爲三釋所吉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迨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迨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迨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迨遙遊
第三穆夜云迨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迨遙遊
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時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
分篇據多論耳所以迨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敍所迨皆適遇物迨遙故以迨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
若鏡旣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旣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
以養生主次之旣魯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備故能支離其德外
以接物旣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
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旣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

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第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就說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聞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莊子集釋目次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二四一

秋水第十七

二四二

至樂第十八

二四七

達生第十九

二六八

山木第二十

二七七

田子方第二十一

二九二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三〇六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三三四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三五四

則陽第二十五

三七八

外物第二十六

三九六

寓言第二十七

四〇七

讓王第二十八

四一四

盜跖第二十九

四二六

說劍第三十

四三九

漁父第三十一

四四三

列禦寇第三十二

四四九

天下第三十三

四六一

莊子集釋

湘陰郭慶藩子孟純輯

內篇逍遙遊第一〔釋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

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

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類云莊子逍遙篇書是難處

寺中將張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議於兼實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

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鵬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

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患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鶴鶩鶩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鶩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

逍遙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遙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餽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釋文〕逍音錯亦遙如字亦作搖

嘗於糗糧絕餽齋於饑饉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也

遙二字說文不收作游逍搖者是也游擅乎裏半京山引太玄翕首雖欲逍

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游搖則文耀以逍搖文選宋玉九辯崩游搖以相半後漢東平憲王蒼傳逍搖相半字並

從水作游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法引王晉夜云逍搖者調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

止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搖又曰堙無幽隱逍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曰逍搖解逍

搖義視諸遊如字亦作游逍遙者篇名羲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

儒爲長

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情又案文選荀安仁夫小大音之場直良事稱反

各當丁復其分

符問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鯤

鯤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謂之鯤

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釋文〕北冥本亦作溟堦
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釋文〕北冥經反北海也
嵇康云收其溟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供波百丈
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經卷二引司馬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爲名也釋

鯤 徐音昆李侯猶反大魚名也崔譏云鯤當爲鯨爾文同 麗藻華方以續曰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鯤魚子凡魚之子名鯤魯語魚禁鯤鱣韋昭注鯤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揚鯤鱣薛鯀注鯤魚子也說文無鯤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鯤即卵字許慎作什古音讀如剛亦讀如昆種內則魚卵即舊鄭讀卵若鯤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鯤即魚卵故古重以斗字包之莊子謂鯤大之魚爲鯤此別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鯤大魚名也崔譏簡文並云鯤當爲鯨皆失之

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遠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

鵬 四序風驕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壑以邇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釋文〕鵬步登反 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儻之屬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爲鵬今察文義改正慶藩寒廣川書駁寶龜鐘銘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鳳也釋文闕

夫莊音符發句性分符問反

鵬之端皆同性分下皆同

鵬 古亂宜要一達鵬之背

鵬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忽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舉水鳧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羣翥翻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釋文〕垂天之雲 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發漫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鵬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遷徙一也亦發死生聚散所遇斯猶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自北徂南者鳥是拔處之物南卽啓明之方魚乃潛淵之蟲北蓋幽冥之地發向明背暗捨繩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不爲道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釋文〕海運 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慶藩寒玉篇運行也彈天儀云天運如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鵬之運行不息於海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 一說文徙後也發往乍行乍止而竟止則後其所矣

」下文引齊諸六月息之豈好呼報以大處昌慮反

司馬云譜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豈好下皆同

大處昌慮反何曆七故反本

盧文弨曰案說文蜃厲石也指蜃也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指與說文合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

擊二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圉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圉姓齊名諸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比

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己所說不虛大誇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萬三千振輪而行方能擊水然後撲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墮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忘

煩方言憩止適足。圉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俞樾曰按下志怪志記也

而已置指情乎哉。圉諧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爲允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

舉翼擊水振輪也圉徒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一音搏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盧文弨曰當云本一作搏音夷離音七亮反搏音博陸氏於攷工記之搏擅亦云襲音搏不分別字體非

十二引司馬云舉猶動也舉文闢又文選江文晁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圓飛而上行者若

扶搖也范玄龍古意篇王中書詩注引司馬曰搏圜也圓飛而上若扶搖也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及九百二十七初學記一竝引司馬曰扶搖上行風也諸書所引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案說文搏以手圜之也古借

作專漢書天文志驕氣卑而希卒氣搏如燎注搏專也集韻搏擅也又曰聚也搏扶搖而上言專聚風力而高舉也釋徐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鷗鷺

而上時掌反自勝文所引未得搏字之義扶搖璣云舉風從下上也。盧文弨曰扶下上倒今據爾雅注改正

音升決然喜缺反數切色主反非樂音轂反去以六月息者也。圉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

下同決然下同。一飛半朝搏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不至而安於地對文莊文多不能專於字句求之。圉夫大鳥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者游氣也圉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故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

氣如野馬馳也。圉士曰塵埃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闐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宣異故翻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撫榆枋而自勝

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指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圉野馬司馬云春游氣也崔云天地間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吹也荀子仲尼篇可吹而俛也本書在宥篇從容無爲而萬物升氣累焉注並云吹與吹同又案莊生既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所馮皮冰反相吹蓋喻鵬之純任自然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而升無成心也郭氏謂鵬之所鶴以飛者疑誤所馮本亦作

總 盧文弨曰
今注作徧改正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

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遊。豈仰視圓穹甚爲迢遞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昧

人之仰觀人旣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足適至南冥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釋文】色邪。餘空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盧

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

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平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

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註】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

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污堂地之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沉靡帶若還用杯爲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供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釋

文】且夫音覆芳服。杯崔本坳堂。於交反又烏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芥。吉蓮反徐古通反。一音則膠

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稱事尺譜反。其濟子細反本又之生本亦作至當。丁娘反。風之積也不厚。則

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其濟作齊如字。至當後皆同。

萬鵬風鼓扇其下也。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後乃今將圖

南。

【註】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註】培重也。天折也。閼塞也。初

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天下乘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釋文】而後乃今培

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絕句。慶齋案王念孫曰。培之言鵬也。鵬乘也。(見周官鵩相氏注)本或作階。盧文弨曰。今本二作一。非風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鵬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

上而後能鴻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禮傳更封繢爲駕城侯顏師古曰駕臣枕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駕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部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部相近故陪駕聲亦相近說文曰陪備也王注華陽曰駕備也陪馮聲並相近故皆訓爲駕文穎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馮輔也陪馮聲並相近故皆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今案說文培益也培風者以風益大翼之力助其高飛也陸氏訓重未明當從王氏爲允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天於表反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慶善案文止使不通者也視舞文所引爲詳）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注 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迨遙一也疏蜩疾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鵠鶡鶡也卽今之斑鳩是也扶鸞聞鶡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枋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逾遙九萬步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釋文）蜩音條司馬云蟬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又作鶡音同本或作鶡音預崔云學讀爲滑滑鳩一文云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慶善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鶡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鶡斯萬下飛李善注卽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鶡鳩小鳥毛蔓許傳曰鶡斯鶡居鶡居鶡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鶡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今案釋文學亦或作鶡說文鶡鶡聲山鶡知來事鳥或作鶡爾雅釋鳥鶡山鶡作學者蓋鶡段借字鳩爲五鳩之總名鶡鳩當是兩物釋文引諸說似未我決向徐喜缺反李呼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道云捨突也（俞樾曰王氏引之經傳分曉我決穴反李頤云疾貌捨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爲或榆徐音踰方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本盧文弨曰今本作崔云木也與下複係字誤控字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卽承上文而言也文選注引此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千適莽蒼者二旬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二月聚糧

注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猶遠春擣糧食爲一宿之借道於千里之途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釋文）

莽莫復以或
莫郎反

七萬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出李三僕七丹果然

徐如字又苦火反春東容糧音

之

衆家皆云麁貌春反糧良

一蟲又何知。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

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博風九萬小而自游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鷹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蠻蠃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鷲爲其長中央縣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俞樾曰二蟲卽承上文蜩鳩之笑而言謂蜩鳩至小不足以知鵬之大也。郭注云二蟲謂鵬蜩也失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尙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鵠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注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知豈企尚之。〔釋文〕小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跂尙丘跂反累物劣僞反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並注同下年知放此後同。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知不相

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間以生後答

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備用於糞堆之上熟蒸而生陰溼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

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曆日便萎終不能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孽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釋文〕朝菌徐其陳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

也蟪蛄夏蟬則更長秋殂斯言節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疏〕昔則朝生暮死蟬則更長秋殂斯言節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云之終始也崔云蟬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箇入

云蟬生之芝也蟬音況物反。盧文弨曰案菌芝類故字從艸支遁潘尼以木槿當之說殊誤。廢繩案蟬生一云蟬生之芝也蟬音況物反。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江東呼爲土菌一曰道府又御覽九百九十八

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時生蟬上見陽則萎故不知月之始終與釋文所引小異。又案王引之曰案焦南

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豸部大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蟻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名也朝菌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蜩與學鳩此云不知曉朝廷亦必謂朝菌之蟲蠹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謂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今寒王說是也廣雅正謂朝其爲蠹故晦朔冥也朝旦也。盧文弨曰此以一日之蚤莫言不若以一月之晦朔言蓋朝字從虫耳晦朔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爲解。惠盧文弨曰今本作蟪係說蛄音姑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蟬鵠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上古有大椿者以一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際承故謂之大年也。〔釋文〕冥本或作蠶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盧文弨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爲春以五百歲爲秋言春我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爲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爲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盧藩案〕齊民要術靈作冶大椿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櫟櫟木槿也崔音櫟華同李云生江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爲一年。〔盧藩案〕齊民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爲一年一名櫟椿與釋文所引小異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盧〕夫年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盧〕彭祖者姓篯名龜帝顙頷之玄孫也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八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名聞於世而世人比之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爲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量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釋文〕彭祖姓篯名龜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篯音翦一云卽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铿卽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睡遠云帝譽之元孫。盧文弨曰玉篇篯子鍛切鑄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或據廣韻改作音箋非是。

慶藩案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之元孫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史記楚世家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後重黎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彭祖以世系推之彭祖乃顓頊元孫陸終之子禮所謂來孫也成疏緣神仙傳作顓頊之元孫誤釋文引王逸楚辭章句以爲帝嚳之元孫亦非（帝嚳爲顓頊之姪名父彭祖乃顓頊子稱之元孫帝嚳之姪元孫也）特聞如字崔本之懸音符閭反又湯之間棘也是已。

湯之間棘

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

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兌上

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因於夏臺後得免與諸侯同盟於毫後改爲商殷開墓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因而住之殷湯請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釋文〕

棘李云湯時賢人是簡文云湯大也棘狹小也以湯棘爲寓名殆未讀列子者

（此篇全本列子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湯問篇文）

慶藩案列子湯問篇殷湯問夏革張注夏革卽夏桀子棘湯時賢大夫革棘古同聲通用論語棘子成讖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

窮髮之北有冥海

詩匪棘其欲禮坊記引作匪革其猶僕書羲和侯革朱史記索隱革音棘皆其證

窮髮李云

（此篇全本列子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湯問篇文）

慶藩案列子湯問篇殷湯問夏革張注夏革卽夏桀子棘湯時賢大夫革棘古同聲通用論語棘子成讖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

窮髮之北有冥海

鯤李云鯤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

鵬司馬云鳳鳥

既而凌塵蒼昊墮絕雲霄鼓怒放揚圖度

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慶藩案窮髮之北列子作窮髮北之北北史蠕蠕傳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等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窮髮言極荒遠之地其廣古曠數千色主反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識之是也〔釋文〕半角上行若羊角而上

時掌反且適南冥也斥

鵻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釋文〕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異